**第9课时 品味世间真情**

**复习《猫》及拓展**

【推荐阅读一】

**华南虎**

**牛汉**

在桂林

小小的动物园里

我见到一只老虎。

我挤在叽叽喳喳的人群中，

隔着两道铁栅栏

向笼里的老虎

张望了许久许久

但一直没有瞧见

老虎斑斓的面孔

和火焰似的眼睛。

笼里的老虎

背对胆怯而绝望的观众，

安详地卧在一个角落，

有人用石块砸它

有人向它厉声呵斥

有人还苦苦劝诱

它都一概不理！

又长又粗的尾巴

悠悠地在拂动，

哦，老虎，笼中的老虎，

你是梦见了苍苍莽莽的山林吗？

是屈辱的心灵在抽搐吗？

还是想用尾巴鞭打那些可怜而可笑的观众？

你的健壮的腿

直挺挺地向四方伸开，

我看见你的每个趾爪

全都是破碎的，

凝结着浓浓的鲜血！

你的趾爪

是被人捆绑着

活活地铰掉的吗？

还是由于悲愤

你用同样破碎的牙齿

（听说你的牙齿是被钢锯锯掉的）

把它们和着热血咬掉……

我看见铁笼里

灰灰的水泥墙壁上

有一道一道的血淋淋的沟壑

像闪电那般耀眼刺目！

我终于明白……

我羞愧地离开了动物园，

恍惚之中听见一声

石破天惊的咆哮，

有一个不羁的灵魂

掠过我的头顶

腾空而去，

我看见了火焰似的斑纹

和火焰似的眼睛，

还有巨大而破碎的

滴血的趾爪！

和火焰似的眼睛，

还有巨大而破碎的滴血的趾爪！

【阅读点拨】

此诗写于1973年6月，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时期，诗人牛汉此时被安排到湖北咸宁文化部干校劳动改造。一次，他去桂林，在动物园里见到了一只趾爪破碎、鲜血淋漓的被囚禁的老虎。这只老虎的形象强烈地触动了诗人的情思，回到干校后，他就写下了这首《华南虎》。

【推荐阅读二】

**父亲的玳瑁**

**王鲁彦**

在墙脚跟刷然溜过的那黑猫的影，又触动了我对于父亲的玳瑁的怀念。

净洁的白毛的中间，夹杂些淡黄的云霞似的柔毛，恰如透明的妇人的玳瑁首饰的那种猫儿，是被称为“玳瑁猫”的。我们家里的猫儿正是那一类，父亲就给了它“玳瑁”这个名字。

它什么时候来到我们家里，我不很清楚，据说大约已有三年光景了。父亲给我的信，从来不曾提过它。在他的理智中，仿佛以为玳瑁毕竟是一匹小小的兽，比不上任何的家事足以通知我似的。

当我去年回到家里的时候，我看到了父亲和玳瑁的感情了。

每当厨房的碗筷一搬动，父亲在后房餐桌边坐下的时候，玳瑁便在门外“咪咪”地叫起来。这叫声是只有两三声，从不多叫的。它仿佛在问父亲，可不可以进来似的。

于是父亲就说了，完全像对什么人说话一样：

“玳瑁，这里来！”

我初到的几天，家里突然增多了四个人，玳瑁似乎感觉到热闹与生疏的恐惧，常不肯即刻进来。

“来吧，玳瑁！”父亲望着门外，不见它进来，又说了。

“小孩一样，看见生疏的人，就怕进来了。”父亲笑着对我们说。

但是过了一会，玳瑁在大家的不注意中，已经跃上了父亲的膝上。

“喏，在这里了。”父亲说。

我们弯过头去看，它伏在父亲的膝上，睁着略带惧怯的眼望着我们，仿佛预备逃遁似的。

父亲立刻理会它的感觉，用手抚摸着它的颈背，说：“困吧，玳瑁。”一面他又转过来对我们说，“不要多看它，它像姑娘一样的呢。”

我们吃着饭，玳瑁从不跳到桌上来，只是静静地伏在父亲的膝上。有时鱼腥的气息引诱了它，它偶尔伸出半个头来望了一望，又立刻缩了回去。它的脚不肯触着桌。这是它的规矩，父亲告诉我们说，向来是这样的。

父亲吃完饭，站起来的时候，玳瑁便先走出门外去。它知道父亲要到厨房里去给它预备饭了。那是真的。父亲从来不曾忘记过，他自己一吃完饭，便去添饭给玳瑁的。玳瑁的饭每次都有鱼或鱼汤拌着。父亲自己这几年来对于鱼的滋味据说有点厌，但即使自己不吃，他总是每次上街去，给玳瑁带了一些鱼来，而且给它储存着的。

白天，玳瑁常在储藏东西的楼上，不常到楼下的房子里来。但每当父亲有什么事情将要出去的时候，玳瑁像是在楼上看着的样子，便溜到父亲的身边，绕着父亲的脚转了几下，一直跟父亲到门边。父亲回来的时候，它又像是在什么地方远远望着，静静地倾听着的样子，待父亲一跨进门限，它又在父亲的脚边了。它并不时时刻刻跟着父亲，但父亲的一举一动，父亲的进出，它似乎时刻在那里留心着。

晚上，玳瑁睡在父亲的脚后的被上，陪伴着父亲。

我们回家后，父亲换了一个寝室。他现在睡到弄堂门外一间从来没有人去的房子里了。

玳瑁有两夜没有找到父亲，只在原地方走着，叫着。它第一夜跳到父亲的床上，发现睡着的是我们，便立刻跳了出去。

正是很冷的天气。父亲记念着玳瑁夜里受冷，说它恐怕不会想到他会搬到那样冷落的地方去的。而且晚上弄堂门又关得很早。

但是第三天的夜里，父亲一觉醒来，玳瑁已在床上睡着了，静静地，“咕咕”念着猫经。

半个月后，玳瑁对我也渐渐熟了。它不复躲避我。当它在父亲身边的时候，我伸出手去，轻轻抚摸着它的颈背，它伏着不动。然而它从不自己走近我。我叫它，它仍不来。就是母亲，她是永久和父亲在一起的，它也不肯走近她。父亲呢，只要叫一声“玳瑁”，甚至咳嗽一声，它便不晓得从什么地方溜出来了，而且绕着父亲的脚。

有两次玳瑁到邻居去游走，忘记了吃饭。我们大家叫着“玳瑁玳瑁”，东西寻找着，不见它到来。父亲却猜到它那里去了。他拿着玳瑁的饭碗走出门外，用筷子敲着，只喊了两声“玳瑁”，玳瑁便从很远的邻屋上走来了。

“你的声音像格外不同似的，”母亲对父亲说，“只消叫两声，又不大，它便老远地听见了。”

“是哪，它只听我管的哩。”

对于寂寞地度着残年的老人，玳瑁所给与的是儿子和孙子的安慰，我觉得。

六月四日的早晨，我带着战栗的心重到家里，父亲只躺在床上远远地望了我一下，便疲倦地合上了眼皮。我悲苦地牵着他的手在我的面上抚摸。他的手已经有点生硬，不复像往日柔和地抚摸玳瑁的颈背那么自然。据说在头一天的下午，玳瑁曾经跳上他的身边，悲鸣着，父亲还很自然地抚摸着它，亲密地叫着“玳瑁”。而我呢，已经迟了。

从这一天起，玳瑁便不再走进父亲的以及和父亲相连的我们的房子。我们有好几天没有看见玳瑁的影子。我代替了父亲的工作，给玳瑁在厨房里备好鱼拌的饭，敲着碗，叫着“玳瑁”。玳瑁没有回答，也不出来。母亲说，这几天家里人多，闹得很，它该是躲在楼上怕出来的。于是我把饭碗一直送到楼上。然而玳瑁仍没有影子。过了一天，碗里的饭照样地摆在楼上，只饭粒干瘪了一些。

玳瑁正怀着孕，需要好的滋养。一想到这，大家更其焦虑了。

第五天早晨，母亲才发现给玳瑁在厨房预备着的另一只饭碗里的饭略略少了一些。大约它在没有人的夜里走进了厨房。它应该是非常饥饿了。然而仍像吃不下的样子。

一星期后，家里的戚友渐渐少了。玳瑁仍不大肯露面。无论谁叫它，都不答应，偶然在楼梯上溜过的后影，显得憔悴而且瘦削，连那怀着孕的肚子也好像小了一些似的。

一天一天家里愈加冷静了。满屋里主宰着静默的悲哀。一到晚上，人还没有睡，老鼠便吱吱叫着活动起来，甚至我们房间的楼上也在叫着跑着。玳瑁是最会捕鼠的。当去年我们回家的时候，即使它跟着父亲睡在远一点的地方，我们的房间里从没有听见过老鼠的声音，但现在玳瑁就睡在隔壁的楼上，也不过问了。我们毫不埋怨它。我们知道它所以这样的原因。

可怜的玳瑁。它不能再听到那熟识的亲密的声音，不能再得到那慈爱的抚摩，它是在怎样地悲伤呵！

三星期后，我们全家要离开故乡。大家预先就在商量，怎样把玳瑁带出来。但是离开预定的日子前一星期，玳瑁生了小孩了。我们看见它的肚子松瘪着。

怎样可以把它带出来呢？

然而为了玳瑁，我们还是不能不带它出来。我们家里的门将要全锁上。邻居们不会像我们似的爱它，而且大家全吃着素菜，不会舍得买鱼饲它。单看玳瑁的脾气，连对于母亲也是冷淡淡的，决不会喜欢别的邻居。

我们还是决定带它一道来上海。

它生了几个小孩，什么样子，放在哪里，我们虽然极想知道，却不敢去惊动玳瑁。我们预定在饲玳瑁的时候，先捉到它，然后再寻觅它的小孩。因为这几天来，玳瑁在吃饭的时候，已经不大避人，捉到它应该是容易的。

但是两天后，我们十几岁的外甥遏抑不住他的热情了。不知怎样，玳瑁的孩子们所在的地方先被他很容易的发现了。它们原来就在楼梯门口，一只半掩着的糠箱里。玳瑁和它的小孩们就住在这里，是谁也想不到的。外甥很喜欢，叫大家去看。玳瑁已经溜得远远的在惧怯地望着。

我们想，既然玳瑁已经知道我们发觉了它的小孩的住所，不如便先把它的小孩看守起来，因为这样，也可以引诱玳瑁的来到，否则它会把小孩衔到更没有人晓得的地方去的。

于是我们便做了一个更安适的窠，给它的小孩们，携进了以前父亲的寝室，而且就在父亲的床边。

那里是四个小孩，白的，黑的，黄的，玳瑁的，都还没有睁开眼睛。贴着压着，钻做一团，肥圆的。捉到它们的时候，偶然发出微弱的老鼠似的吱吱的鸣声。

“生了几只呀？”母亲问着。

“四只。”

“嗨，四只！怪不得！扛了你父亲的棺材，不要再扛我的呢！”母亲叹息着，不快活地说。

大家听着这话，愣住了。

“把它们丢出去！”外甥叫着说，但他同时却又喜悦地抚摩着玳瑁的小孩们，舍不得走开。

玳瑁现在在楼上寻觅了，它大声的叫着。

“玳瑁，这里来，在这里，”我们学着父亲仿佛对人说话似的叫着玳瑁说。

但是玳瑁像只懂得父亲的话，不能了解我们说什么。它在楼上寻觅着，在弄堂里寻觅着，在厨房里寻觅着，可不走进以前父亲天天夜里带着它睡觉的房子。我们有时故意作弄它的小孩们，使它们发出微弱的鸣声。玳瑁仍像没有听见似的。

过了一会，玳瑁给我们女工捉住了。它似乎饿了，走到厨房去吃饭，却不防给她一手捉住了颈背的皮。

“快来！快来！捉住了！”她大声叫着。

我扯了早已预备好的绳圈，跑出去。

玳瑁大声的叫着，用力的挣扎着。待至我伸出手去，还没抱住玳瑁，女工的手一松，玳瑁溜走了。

它再不到厨房里去，只在楼上叫着，寻觅着。

几点钟后，我们只得把玳瑁的小孩们送回楼上。它们显然也和玳瑁似的在忍受着饥饿和痛苦。

玳瑁又静默了，不到十分钟，我们已看不见它的小孩们的影子。现在可不必再费气力，谁也不会知道它们的所在。

有一天一夜，玳瑁没有动过厨房里的饭。以后几天，它也只在夜里，待大家睡了以后到厨房里去。

我们还想设法带玳瑁出来，但是母亲说：“随它去吧，这样有灵性的猫，哪里会不晓得我们要离开这里。要出去自然不会躲开的。你们看它，父亲过世以后，再也不忍走进那两间房里，并且几天没有吃饭，明明在非常地伤心。现在怕是还想在这里陪伴你们父亲的灵魂呢。它原是你父亲的。”

我们只好随玳瑁自己了。它显然比我们还舍不得父亲，舍不得父亲所住过的房子，走过的路以及手所抚摸过的一切。父亲的声音，父亲的形象，父亲的气息，应该都还很深刻地萦绕在它的脑中。

可怜的玳瑁，它比我们还爱父亲！

然而玳瑁也太凄惨了。以后还有谁再像父亲似的按时给它好的食物，而且慈爱地抚摩着它，像对人说话似的一声声地叫它呢？

离家的那天早晨，母亲曾给它留下了许多给孩子吃的稀饭在厨房里。门虽然锁着，玳瑁应该仍然晓得走进去。邻居们也曾答应代我们给它饲料。然而又怎能和父亲在的时候相比呢？

现在距我们离家的时候又已一月多了。玳瑁应该很健康着，它的小孩们也该是很活泼可爱了吧？

我希望能再见到和父亲的灵魂永久同在着的玳瑁。

【推荐阅读三】

**明天不封阳台**

**杜卫东**

明天要封阳台。

我和儿子站在阳台上，从12层的高处眺望着沐浴在晚霞中的都市。10年前，我们搬进这座高层建筑时，还依稀可辨往日的荒芜；如今，鳞次栉比的高楼和变幻莫测的霓虹灯已经把萋萋的荒草、幽幽的土路永远留给了昨天的记忆。都市原来也如人一样在不断地发育，等我们倏然领悟到它的变迁时，往昔的一切已如渗入泥土中的老酒……

闲放在阳台上的一只书架下面，忽然传出几声“咕咕”的叫声，10岁的儿子弯下腰，稚嫩的脸颊立即灿若朝霞：“呀，鸽子！”我蹲下身子，果然见一只鸽子蜷缩在书架底下，正瞪大惊恐的眼睛望着我们。它扑打了几下翅膀却未曾飞走，就在它的羽翼开合时，我们见到了它正在孵育的两只鸽蛋，看到了它翅膀上的一块血痕──那分明是有人在它飞翔时用气枪打伤的。

这不是一只名贵的鸽子：灰色、嘴大且长，名贵的鸽子该是杂色。我不知道，它是因为太普通而被主人遗弃的家鸽呢，还是因为负伤又有了“身孕”才不得不中途耽搁下来的野鸽？

“爸爸，明天还封阳台吗？”

儿子惊喜地望着鸽子，但语气中却充满了忧虑。仿佛突然走进一个新奇的世界，而这个世界会因为我的“强权”瞬息即逝，使他来不及领略其中的瑰丽。

是的，明天还封阳台吗？封了阳台，虽可以阻隔住城市的喧嚣，开辟出一块活动的空间，但是，这鸽子便没有了安身立命的场所。我知道，无论孵化能否成功，鸽子迟早要飞走；但不知为什么，在内心深处却特别希望它能在我家的阳台上多逗留一些时日。

鸽子见我们没有伤害它的意思，重新安静下来，它伏在蛋上，眼睛紧紧盯着我们，目光是那样令人怜爱，使我不由想起了冯至深情的诗句：“驯美的白鸽儿/来自神的身旁，它们引示我翘望着/迷离的故乡。”──这故乡，该不是地域的概念，而是一种情感的归属罢？

人，本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人们仿佛走进了一个怪圈，一个悖论：一方面，人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文明，同时，因为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又日渐与自然界相分离，于是，人们在精神上便有了一种失落感。那一年，我去内蒙古草原参加一个笔会，当汽车进入茫茫草原的深处时，但见草原无际与长天相连，天地相接处，依稀传来牧羊人的歌声，一群群绵羊在蓝天下移动，分不清哪是白云，哪是羊群。远离了车流、高楼和霓虹灯的我们，竟情不自禁地趴在地上，大声喊着：“我回来了！”仿佛我们不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陌生的所在，而是游子终于回到了久别的故乡，那份情感真是说不清，道不明。随后便把耳朵贴近地面，仿佛在倾听着大地母亲的心音。

诚然，我们不可能重新回到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中去，但是，我们能不能用心去贴近自然呢？爱护所有的自然造化，爱护一切有益的生命。酒楼门口，不再有被囚于笼中的珍禽；集市摊头，不再有被高声叫卖的青蛙；鸽子飞过秋日的天空，我们不再射出铅弹；蜻蜓掠过夏天的裙边，我们不再张开捕网。人，只能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不能总以自然的征服者自居，因为在剥夺自然资源的同时，人类也在毁灭着自己。

不知什么时候，儿子拿来了一把布条，要帮鸽子做窝，又找来了水和玉米粒，用作鸽子的晚餐。儿子10岁了，在这座楼房中长大。原来楼前有一块草坪，儿子曾在这块草坪上蹒跚学步，也在夏季的草坪上捉过小虫和蚂蚱。在一片洋灰水泥的高大建筑群中，这块草坪仿佛是一个极乐的伊甸园，曾给儿子留下了多少温馨的记忆。可是忽然有一天，来了一个施工队，机器隆隆响了两天后，草坪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滑梯、跳跳床和电子游艺室。再也捉不到小虫的儿子，对眼前的这位“不速之客”似乎寄予了更多的关注与爱怜……

我忽然觉得，这只鸽子绝非偶尔落脚，它分明是大自然派来的一位使者，那“咕咕”的叫声，那带血的翅膀不正在向我们倾吐着什么吗？多少年了，我们太习惯去探寻大自然的意义，而往往忽略了大自然本身的叙说。其实，那咆哮的洪峰，那焚毁的山林，那流失的水土，那龟裂的农田，分明是大自然向人类发出的一次次呐喊，一声声哭诉！

我决定明天先不封阳台了，为了可爱的鸽子不受到惊扰，为了儿子能有一个新结识的“朋友”，也为了它带给我的那一片恬淡和谐的思绪。这思绪如同一片白云，飘浮在我心灵的天空上，使之变得宁静而高远……